

為何外國，什麼外國

——答《江南》雜誌特邀記者問

問：中國的暢銷書榜或各個媒體或網站每月或年度推出的好書榜上，佔據前幾位的、佔比例較大的總是外國作家的書。也有些讀者和作家或評論家也是言必稱外國作家。為什麼會這樣？

韓：中國人口不足世界總量的五分之一。這就是說，如果外國書佔中國書市銷售總量的五分之四，那麼不算太過分，屬於正常範圍。再說，人們大多是眼睛向上看，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會有更多好奇感、窺探欲、攀比心或說追趕心，比如眼下中國每年有大約一億人次的出國遊，主要是去了西方。這大概也沒什麼奇怪。

問：外國作家的書到底好在哪裡？

韓：外國也有不少爛作家，只是被譯者和出版者篩選後，大多被擋在翻譯門檻之外，不會進入國內讀者的視野。外國作家具有他們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經驗，其作品不但能滿足國人的好奇，他們獨特的智慧和創造力，還可以對我們大有啟發。莎士比亞、托爾斯泰、卡夫卡、馬爾克斯等就是這方面的例子。在現代化社會轉型這一方面，歐美國家先行一步，亞非拉國家各有難題，他們的文學都為我們提供了可貴的借鑒。不過，“外國”是一個太籠統的概念，應該慎用。世界上有近兩百個國家，把它們打成一個包來同中國比嗎？其中好些國家幾百年下來，幾乎沒有像樣的文學，他們算不算“外國”？更重要的，文學上從來沒有什麼“團體賽”，只有“個人賽”。在有些人想像的“團體賽”中，拿“五分之四”與“五分之一”來比，拿篩選過的與沒篩選過的來比，也看不出有什麼合理性。

問：是寫作技術、思想、藝術抑或營銷有道，或者一些國人過分地崇拜洋書有關？如果真好，我們該怎樣學習、該怎樣創造一種環境和條件去跟上去？

韓：但凡發展中國家，崇洋媚外都是一種慢性頑症。隨便一個樓盤也要叫成“海德堡”或“凡爾賽”或“夏威夷”，無非是提供一種虛妄的身份感。但反對崇洋媚外，並不妨礙國人開放和包容，虛心向其他民族學習，大規模的學習。真正的強者是善於學習的，而且肯定不像崇洋媚外者那樣僅僅學一點皮毛，學一點腔調和姿態。比如真正愛好外國文學的，最好先過外語關，直接閱讀原著。福克納《喧囂與騷動》在時態、位格等方面做的手腳，沒有對應的漢語表達方式，你在翻譯本里怎麼讀得到？海德格爾或昆德拉的一個 Being（在，是，存在，生命等），你如果沒有西語修養，還免得了一知半解？……這樣說，是立一個較高標準。對於一般讀者來說，他們通過翻譯本對外國文學了解一個大概，也就可以了。就像他們去國外，不能在那里工作或學習，不能在那裡摸爬滾打，只能住在賓館裡

觀光幾日遊，也聊勝於無吧。但翻譯本是一種仿造，有時候變形還很厲害，不能過於信任的。同其他行業一樣，優秀翻譯家不會太多，但二、三流翻譯家也要吃飯，還出手很快，蠻拼的。他們在選題時常常看走眼，在語言轉換時有時缺斤短兩，甚至化寶為廢，點金成石，慘不忍睹。在這個意義上，培養更多綜合素質優秀的翻譯家和有關出版家，是我們加強對外學習的起碼條件。

問：我們反對一概而論，但我們如果對照外國的作家的書，看看我們的通常的弱點和缺陷也是好的。如果你有點滴體會，也請分享：你看到的我們的書的缺陷有哪些？

韓：不說“外國”，說歐美吧。個人主義在那裡有很深的傳統，宗教和現代科學在那裡也有很深的傳統，這些在文學上都有所表現，滋生了很多特別的思潮、手法、樣式、風格。比如，長期以來心理描寫是他們的長項，這可能與宗教有關，與“靈魂”的概念、懺悔的習俗等有關。既然以個人為本位，那麼他們寫惡，寫性，也就有了自由的合法性和大尺度。但這件事放到一個群體主義傳統較為深厚的語境裡，比方中國這樣的國度，文學需要顧全大局，更多一些社會責任和教化功能，寫惡與寫性，就必然要節制、含蓄得多。看看中國古代絕大多數詩詞、小說、戲劇，想想儒家詩教的“溫柔敦厚”，就不難明白這一點。這就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，養一方文學。在另一方面，歐美在工業化、都市化進程中超前許多，相關生活經驗多出了一大塊，文學也必然應運而變。離婚率、同性戀、孤獨感、精神病……這些東西不成為他們的經驗優勢和題材優勢，也不大可能吧？發展中國家的很多讀者，追逐各種現代元素，尋找他們的“高大上”和現代人生指南，不去那裡又去哪裡找？我們不必拿白菜同蘿蔔比，不必用一個民族的標尺去衡量另一個民族。但進入一個全球化時代，文化正在大規模雜交，國人也正在遭遇歐美人近似的生活難題，那麼注意他們的觀察和表達，洋為中用，博採眾家，實行魯迅的“拿來主義”，增加一個民族的活血，當然是很有必要的。

問：我們的書有哪些優長？有哪些可能突破的地方？

韓：我不會算命，也不是比較文學專家，在這方面幾乎沒有發言權。硬要說的話，以一個讀者身份，從極有限的文學閱讀範圍來看，中國古人起碼在人物描寫方面，還算是功夫了得的。像《史記》紀傳類那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形象，放到同時代的西方，幾乎無與倫比。再說一條：就文學的基本工具而言，漢語不僅有四聲結構，而且以字組詞，十分靈活，變化多端，其音樂感和畫面感，虛實轉換的方便，放在全球範圍內也是奇貨可居——只是很可惜，基本上沒法翻譯出去。掌握雙語、多語的國人，還有粗通漢語的外國人，都能知道這一點。

問：中國書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和影響究竟如何？

韓：還很小吧。如果把中國也算作“國際”的一部分，也不算太小，但中國在當代哲學、史學、文學、經濟學等方面還缺乏引領世界潮流的實力，這是事實。國人還得多多努力，包括力戒浮躁，精通專業，開闊眼界，釋放創造力。

問：當然，書也分多類，有文學，有學術，有藝術，文學裡又有通俗與嚴肅之分，乃至現在的小說，也有“文學小說”的叫法。我們的各類書該從外國書那裡吸取哪些可操作的模板？我們的不同類的書怎樣才能佔有一些話語權力？

韓：“可操作的模板”？我不知道，完全沒法說。據我所知，國外在這方面也是眾說紛紜，沒找到通用的靈丹妙藥。西方不少同行其實也在抱怨眼下的出版商們唯利是圖，說冷戰結束以後文化滑坡，文學低谷，精神白痴化，遍地泡沫和垃圾……他們的牢騷和憂患一點也不比國人少。很多人甚至痛恨“能見度”“話語權”“操作模式”這一類概念，認為這些正是市場化的可惡產物，體現了權力與資本對文化不正常的壓迫，是這個功利社會和浮躁時代的表徵之一。All is for sale(一切都是為了賣錢)，是這樣嗎？至少幾千年下來，孔子、老子、孫子兵法不是為了賣錢，孔子還曾窮困潦倒如“喪家犬”。唐詩宋詞當初也多是抄給親友們看一看，沒賺過什麼版稅，沒地方好賣。至於將來，文化被市場化一網打盡的可能也十分可疑。眼下，西方反對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聲音日趨高漲，比中國要響亮許多，也許這恰好是我們應該了解的“外國”的一部分。

問：外國的暢銷書榜或好書榜通常是怎樣一個結構？國內和國外的比例如何？

韓：我從不關心這個，包括國外的排行榜。我總是靠朋友推薦來買書和讀書的，相信這些朋友比書商們更靠譜。

（又可整理，2015年7月）